



1949 — 1979

山东三十年短篇小说选

山东三十年短篇小说选

(上、下册)

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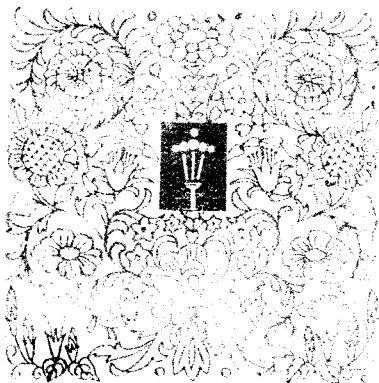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29.375印张 4插页 656千字

1980年3月第1版 1980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,000

书号 10099·1358 定价 2.55 元

I247.7
344
3:2



1949 — 1979

山东三十年短篇小说选

(F)

BL3811

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
山东人民出版社



A708954

目 录

上 册

苦女翻身记·····	燕志隽 (1)
媳妇下坡·····	叶联森 (41)
铺 草·····	知 侠 (50)
小 毛 病·····	王希坚 (79)
乡村三教师·····	翟永瑚 (95)
亲 家·····	苗得雨 (127)
一个安静的晚上·····	吕曰生 (135)
衣 裳·····	于良志 (146)
夜 话·····	孔 林 (170)
整社基点村的一天·····	王安友 (181)
小徐和老曲·····	戈振纓 (205)
邮 鸡 蛋·····	牟崇光 (245)
哗啦河上·····	申均之 (255)
手电筒的秘密·····	赵 鹭 (271)
芙蓉花盛开的时候·····	李成财 (286)
秋收时节·····	李新民 (294)
拖·····	莫西芬 (308)
蚕 姑·····	董均伦 江源 (335)
合 家·····	梁兴晨 (348)

追 赶·····	康 林 (365)
捕鱼的人·····	姜树茂 (373)
三过豹子岗·····	张 扬 (397)
锅炉房里·····	赵梦霆 (411)
出 差·····	林音频 (420)

下 册

红 嫂·····	知 侠 (437)
村 哥·····	肖 鸣 (473)
月夜箫声·····	王太捷 (501)
湖 上·····	王 欣 (517)
妹 妹·····	曲延坤 (530)
买牛记·····	郭 震 (552)
春风桃李·····	王 火 (562)
初冬的一个夜晚·····	张相林 (577)
办 喜 事·····	高禄堂 (586)
嘟嘟奶奶·····	郭澄清 (599)
彩霞东升·····	肖端祥 (608)
两任班长·····	孙慈忠 (614)
老 监 察·····	向 春 (621)
在创业路上·····	张长森 (630)
枣树爷爷·····	闫丰乐 (641)
二爽赶车记·····	邵勇胜 (651)
赶车姑娘·····	吴延科 (663)
开矿的人·····	邱 勋 (673)

山村大路·····	孔小划 (687)
菜园上·····	张方文 (699)
万山峪·····	魏树海 (711)
送“瓜”记·····	王 颖 (725)
流霞岭·····	张翊翔 (745)
静 妹·····	段剑秋 (768)
智闯威海卫·····	赛时礼 (782)
党小组长·····	王润滋 (800)
你喜欢谁·····	林 雨 (808)
目 标·····	严 民 (823)
延河水·····	尤凤伟 (838)
拜 年·····	韩钟亮 (852)
墓场与鲜花·····	肖 平 (869)
“绊脚石”队长·····	王一恒 (894)
逢凶化吉·····	冯毅之 (915)

苦女翻身记

燕 志 隽

一

我的家在山东五莲县，洪凝区，红泥崖村。

我在三生日上死了父亲。父亲老一辈少一辈是受罪的佃户，地主派他给鬼子出工修据点，挨打挨饿快半死了，又碰上刘黑七抓他去送脚，走不动就开枪打死了他。娘听说了，就央人去抬回来，埋到自己那二分地里。

这时候家里有二分地、一个园、四间屋。地主又拿二十元把屋买去，俺全家就搬进那一间小屋里。烧火坐着炕，只能搁开要饭棍和篮子；屋里到处透风，冬天冷、夏天热。

从小就跟着娘要饭，娘抱着兄弟领着我，把俺姐姐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子。

三口人上门要饭，人家说：“你娘三个也是给你一份。”娘就给我一个破瓢头子要我自己去要。四五岁的人，要了一早晨没盖住瓢底，一面喝着那口地瓜秧子汤，一面想俺娘。

饿的走不动了，还要提根大棍子招呼着狗咬。地主家的狗抬起头来比我还高，扑过来碰也能把我碰倒。满庄查问俺娘，没有见的。回到家去，看见锁着门。过了半天，兄弟也来了。

他才会走路，两脚挪打挪打地过来。两个小人坐在门口，都忍着饿。

我领着兄弟，到一家邻院门口，他是保长，又是地主，正在吃饭。我避在门旁，叫兄弟进去要点糠，他把眼一瞪：“操你娘！又弄了这些熊孩子来恶苏人，快走！别死在这里。”

又一回，我和弟弟两天没吃饭，在门口哭着等娘。兄弟不住的说：“我害饥困，我害饥困……”那天正是五月端午，兄弟看见地主家包包子，不住地说：“姐姐咱也包包子。”满屋里没有一个粮食粒子，使什么包？我说：“几时咱有了粮食咱也包！”兄弟说：“咱几时有粮食呢？”我说：“你到人家去要吧！”兄弟出去了半天，一个也没要着。两个人饿的难受，又喝了沟里的凉水撑了半天，娘还没来。饿得真的撑不住了，就躺在炕上哭叫起来。天不早了，保长过来吵：“你这两个熊孩子，闹得我不能睡！是怎么回事？”我说：“俺娘没来家，俺要吃！”他照我头上打了两巴掌：“操你娘！穷肚子就知道吃！”

怕的是冬天，冬天又来了。我弄一条破单裤子围拉着，小褂上结着疙瘩，一条一缕地挂在身上，兄弟上下没布缕。下雪天要草没草，要火没火，两个人盖着破草帘子破草席头子，我动一动，兄弟就喊：“怪冷！怪冷！”地下还有簸箕，拿来盖上，兄弟说：“簸箕就暖和。”

因为天冷，兄弟象猫一样，钻到锅底下睡，弄得浑身是锅灰。地主给他起个诨号叫“锡罐腩”，因为他腩上全是锅灰。我又瘦又黄，人饿得一点点长不起来，人家都叫我“小黄嫚”。我饿得小脸皮包着骨头，光有个肚子。天天吃草喝盐水过日子，吃一顿就撑得蜘蛛一样。保长见了我去要饭就说：“人不到肚子先到了，快走吧！别来恶苏我！”兄弟吃草吃得肚子更大，出去

的时候，地主家的人笑着说：“都说挨饿，你看肚子却这么大！”地主的孩子们围过来，用手弹着兄弟的肚子笑起来说：“你听肚里唱戏真好听！”兄弟肚里饿得咕噜、咕噜地响。

天天吃盐喝水过日子。早晨拿一把盐，一粒粒的往下吃，吃完了，就到坡里去拔野菜，到路旁把河沟里的水喝上一肚子，就涨饱了。到了夏天就吃野菜、青草。一个方瓜吃五天，每顿饭切上几骨轮，煮一锅水，俺和兄弟就争着去捞。

那年园里长了一个小方瓜，兄弟天天去摸弄，要摘下来吃，我和娘不愿意，嫌太小了吃了可惜。以后保长家的小孩要摘去玩，我和兄弟护着不让摘。保长家的人过来骂了一顿把方瓜摘了去，拿刀切成两半，挖出瓜种拿小绳吊起盛水玩。兄弟跟着去想拿回瓜种吃，又怕人家打他，不敢进门。兄弟跑回来埋怨娘不该要人家摘，滚在地下哭起来。

那一回饿急了，我和兄弟翻过墙去偷了两棵葱，我听见保长一喊就跑了，弟弟被人家打肿了腿。就在那年秋天，我去倒花生，提着篮子走过地主的花生地，他说我偷他的花生，把我小篮子打掉了，又把我一拳打倒，拿脚朝我背上跺了几下。我眼前发黑，嘴里吐出血块子。娘把我背回家，病了三个月，吐血饼子，脸干黄。在炕上有病，心里数算着想吃什么，地瓜干不敢想，就跟娘说想吃瓜菜加点盐，还要吃榆树皮加点糠烙点饼子。

病刚好了，我去挖草，走过地主的地，被地主儿子推到井里。娘央人把我捞出来，肚子胀得象鼓。地主围着看说：“这不错，总算吃了顿饱饭。”又冷笑：“这回可吃够了！”娘哭着把我弄来家，控出肚子里的水和吃的青草。我躺了几天还不能走，家里没吃的，我又爬起来去挖野菜。

我去挖菜，地主说：“要是咱的孩子早就死了，你看她，又拉着腿上了坡，这样的死了倒好。”

二

在俺庄南的大山里，大路东面有一块大石，叫燕子石。一块大石下面有些小石顶着，下面好象一个洞，这里离前后庄都有十里八里远，是要饭的住宿和聚会的地方，来这里住宿的男女老少、麻疯癲汉、病汉都有。

我自己要饭常宿在这里。遇见同伙的女孩子们，就搂着睡，暖和。同伙一碰见，就啦不完。到各庄要饭的事，各人家里受的罪，啦起来哭一阵诉一阵，就象亲姊妹一样，一碰见就喜。我认得几十个这样的同伙，有的穿破袄破褂，有的披点麻袋片子。我那年冬天穿一条破短裤，拿小破包袱盖着，和同伙盖。有时候刮风，大雪从石头缝里灌进来，把俺们头都埋到雪里了。有时我自己在这里宿，夜里很害怕。有一回我睡倒，闻着一股腥味，早晨醒了一看，原来是一条大蛇盘在我的头旁，我急忙用饭棍把蛇拨跑，才拿起篮子走。夏天俺们被土里的虫子咬得浑身象蜂窝一样。有时候我在夜里看见拿枪劫路的土匪。有时碰到麻疯汉睡到燕子石下，俺们就跑到洞外山沟里睡。夜里听着山鸡咯咯的叫、野鹊乱吵。有时俺娘也带着兄弟来宿在这里。娘一遇见我，就一遍遍地嘱咐：“夜里自己走路要小心，有狼，不要宿得太晚了，不要自己宿到荒山野坡里。”

我常在夜间大路上拿着篮子拖着要饭棍懒洋洋地走，饿的没有劲，又投不上宿，赶不上庄子就睡到山沟里。有一回天晚了，怕大地主庄子关了寨门，那里有看家的人打枪，我不敢进

去找宿，就朝着燕子石回来。看见路旁地里有一只狼在扒坟，我就把小篮子里的碗弄得“叮叮当当”响，吓它，野狼追了我几步，站在大路上望了我一会又去扒坟。这一个夏天，有些要饭的小孩被狼吃了。俺娘隔几天找不见我，就说我被狼吃了。

我长到七八岁，同伙也怕在一块要饭顶了嘴，要不到饭，那些比我大些的同伙都不领我了。我就自己向南要饭，出了五莲山区，要出了一百多里路去。在那里，有一早晨，我要了一早晨没盖死碗底，要了十几家都跑空，肚子饿的很痛，一下子碰见了娘，娘一望见我掉着泪喊我：“小嫚，快来要点饭给你兄弟吃。”我自己还要不饱，哪还能动，就坐在地堰上吃榆树叶。榆树叶好吃，捞着就能撑死；我也不爱再去要了，吃得不想走路，游游逛逛，象是有了病。

又一回，什么都没要到，我又吃了些白腊条叶子、瓜苦又有毒，吃得头疼，喝些凉水，肚子里乱呼咙，走路只能半步半步地走，一天五里路走不了。头疼得抬不起，找个草垛、树根，躺一顿、哭一顿、叫一顿。有那些做庄户活送饭的，偷着给我一口饭，爬到坡里喝了一肚子山水。夜里庄子里不叫进，就在草垛根上困。过了三四夜，又下大雨，把头搁到草垛里，浑身湿了，天明了再晒晒。又过了两天，才能动了，自己才知道这就是病了。

在外面要饭，夜里宿在大门底下，觅汉屋里，破庙里。在下大雪的时候，穿着破裤子，小褂一条一缕，结着疙瘩，上下露着肉。地主寨门关了，不叫进庄，就睡到崖下沟里，冻醒了，雪下了几尺深，脚冻肿了，就拿草盖盖。天明了，太阳出来，晒上半天，人算苏醒过来了，嘴唇还发紫。

那两年要饭的连地瓜秧都要不到。没有跟上我吃的草多

的，有一百多样的草都吃过了。有的酸，有的苦，有的发麻，有的发辣，有的有毒，吃上发热，发晕，发呕，头疼，肚疼。有的吃上马上饿。

那天饿的没法了，就和兄弟向人家要花生皮，兄弟看见地主院里有抛出的发了芽的烂地瓜，喂猪的，他过去拿了一块，地主用条子打他腓，兄弟抛了地瓜回家哭，娘就骂：“你快去死了吧！”

秋天害伤寒，娘和兄弟躺在炕上，我上坡去偷点地瓜叶子给她们吃。兄弟害病要吃地瓜干，娘对我说：“你拿着碗去要点。”地主家关着门，我在门旁坐一会又回家，一会再去坐着等。娘在屋里哭着对兄弟说：“赶着就要来了。”我又回去，碰见地主拿眼一瞪：“又来做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俺兄弟要吃地瓜。”他说：“还不够喂猪的。”我回来在屋外面坐着哭，兄弟也哭着说：“饿死了……饿死了……”。娘说：“赶着就来。”娘又对我说：“到园里去弄点菜叶子。”我弄了菜叶子来用水煮，兄弟吃下去拉不下屎来，发烧。生死八活我要了一点干地瓜秧面子，捧到手里向家跑，一阵大风吹没了，我又哭。又出去偷来点地瓜秸，娘从炕上爬下来把地瓜秸捣成面子，兄弟爬在那里一口口地吃，地瓜秸弄完了也吃没了。

这些日子，我就天天去拔草，好的草都叫人家拔没有了，就得吃那些有毒的“铁扫帚”、“仓子”、“水红”、“驴耳朵”、“马生菜”、“蓬子菜”。“铁扫帚”吃上肿脸，脸成紫色，吃了它第二天眼就睁不开，脸象紫茄子，太阳一晒脸上放明，拿手指一点一个坑起不来，几天不退肿，退肿就退一层皮。“仓子”吃上肿脸要轻些，浑身酸麻。“水红”吃了发麻，身上发红，脸肿成红色。“驴耳朵”发苦发辣，吃上腿拉不动，腿酸，人象要死——

样。“马生菜”吃了肿腿，肿脸，浑身发黄肿，这还是样好菜，抢不着。“蓬子菜”发苦，吃了发呕酸心，当时就又害饿。有毒的草多着啦。我脸肿得茄子色，有小黑盆那样大，两眼都肿成一条线，我还要到坡里去拔草。走过街上时，听见地主的声
音：“哼！吃得真胖！”可是我看不见他。

三

我饿得没法了，就给地主赶驴驮子。八九岁的人，光着小光腚，一天赶几趟，晚上凑到人家门外吃一顿饭。地主家的大闺女过来说：“你赶完了驴还死在这里吗？你还不快家去，你娘在家里要了饭等着你哩！”做饭的老妈看不下去，给我碗里浇上点剩饭。大闺女把她瞅一眼。我就吃饭，喝一口她就瞅我一眼，快喝完了，又吃点糠。地主大闺女说：“你快走吧！做点活装出那个死样！”

夏天、秋天，到坡里帮人家拾地瓜干、摘地瓜、摘花生、摘绿豆，什么零活我都抢着去做，不管坡里、场里，凑上去也不说话就动手。那些地主家的女人，贪图我能做，有时候，我能吃上一口人家剩下的地瓜皮、糠菜；有时候做了半天，什么也吃不上，被那些穿白褂子的女人把我撵走。她们说：“滚吧！不用你做了。”有时候我到街上替人家抱孩子，洗衣裳，帮那女人做家里的活。有一回，我去替人家抱小孩，人家说：“看你这脏样，不喜你抱！”末后小孩只哭，就让我抱一回。我象个瘦小鸡一样，抱着地主的胖孩子，那孩子在我怀里撑来撑去，末后一下撑到地下去，摔哭了，我被人家打了一顿跑了。那一天什么东西也没捞着吃。

俺兄弟也长大了。他一到夏天就恣了，捉蚂蚱，捉螃蟹、癞蛤蟆、地老鼠，什么他也吃，算吃几顿好饭。我做不上零工就去要饭，在门外望着地主家的狗吃食。狗食盆里漂白，我想偷一点，人家见我两眼瞅着狗嘴，就看着怕我偷。我看着地主做饭的端着刷锅水，我等着，看见刷锅水也倒在狗食盆里去，我就没盼头了，拉着要饭棍走了。

那一天要着饭碰见一家地主亲戚对我说：“你给我来看孩子吧！一天管你一顿地瓜吃。”我吃着地瓜想：“自己吃了，俺娘、俺兄弟不知饿死没有？光自己吃，那些人都饿死好做什么？”我家去和娘说了，娘说：“你去逃你的命吧！不要管我。”看了几天孩子，秋天忙过去了，人家又不用了。娘说：“打了一年零工，到秋天什么也没有，还是落个光腚猴子。”

娘就托人说到张篮雇给人家当丫头看孩子。地主女人说：“俺要看看她能做不能做，能受打受骂的才行。”娘哀告：“你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。”娘要着饭把我送了去，就对我说：“你要住在这里，别回家了，俺死活不要你管，你先逃出命。”娘又掉泪：“人家的闺女拿着象什么似的，我当娘的命苦，我要是有一碗粮食也不送你出来。”我坐在地主锅屋里，地主家的人，这个看了那个看，都说：“瘦的象鸡，怎能做营生？”娘哀告说：“要了她吧！别看人小，穷人没饭饿的没肉，她九岁了，她这么大了，要她吧！要她吧……”俺娘看着我，看着我，提着篮子走了。

我心里想：要好生做营生，千万别叫人家撵走了。我自己知道家去要饿死，就使劲做，搁下这样做那样，搁下轻的做沉的，扫地、拿尿罐，什么也干。地主看着说：“行呵！还听说，留两天看吧，还勤利！”地主有个十二三岁的大儿子，才从学

校回家，他说：“这个人脏死了，太不讲卫生，咱不要。”地主女人说：“留下吧！能干活就行。”

我在开春的冰雪里洗大盆衣裳，手都裂了口子。地主剩下饭给狗吃，我回家对娘说：“娘！你去要饭，雇我的那家剩饭都给狗吃。”那一天，我望见娘来要饭，娘掉眼泪，地主说：“快走吧！”我说：“这是俺娘。”地主眼一瞪：“要饭的都成了你娘！”我想自己少吃一口饭，省给娘吃一碗饭。地主女人说：“你还不善咧！你还想把你一家都领了来！”娘走了。

那一天，我兄弟又来了，兄弟要了一早晨没盖死碗底，望着我不走，我瞅他一眼，也不走，六七岁的人不懂事。我躲开他进来，听地主小孩说：“看你这死架，还上俺家来！”过了一会又听见兄弟喘气，我心象刀绞一样。地主又说：“这东西看他姐在这里，别给他，恶苏人，不要脸腚！”兄弟不说话，瞪着眼向里望我，还是不走。我气的出去打了他一顿，他才不敢望我了，走了；我打了他又觉得不对，自己擦着眼泪。地主又对我说：“你吃着俺的，喝着俺的，还给你兄弟，你把你一满家子都请来吧！”

没白没黑地忙，到了秋天，地主给了我一条破裤子，是她小孩穿破了的。吃饭都是吃剩下的，地主老婆在旁边一口一口地瞅着。有一回吃多了，她就说：“你娘们都是吃穷了，你快死了去吧！”秋天忙完了，就说我吃的多，把我撵走了。我回家向娘说了，娘说：“几时有个好时候。”我说：“死了就有个好时候了。”娘说：“哪一辈子能熬着一家人能吃一顿地瓜干，就到了天上。”

兄弟七岁就雇给人家放猪，身上穿着破布条子，冬天赤着脚，冻得脚疼。娘哭着说：“你饿不死就冻不死。”我又要饭到

兄弟那里，他给了我一个煎饼吃，为这个地主四五天不给他饭吃。下着大雪，兄弟穿着破裤头子，肚子里没饭，披着蓑衣看着猪在地里吃花生；冻得身上麻了，回家烤烤，地主还说：“没出息，冷的什么！”

我又给本庄地主当丫头，天天挨打。我人小，踏着板凳，在前面客厅院里浇花。花盆在矮花墙上，我够不上，搬搬盆看看有水没有，盆里的水泼了我一身。小孩说给地主大姑娘，大姑娘是高个子，脸胖胖的，眼弯着，嘴里嘟哝着，咕咚、咕咚地从里院拿着棍子走出来。我知道要挨打，吓得傻子样地站在那里等着。大姑娘过来说：“你这死尸样，吃着俺的饭不好生做，不诚心！”打了几十棍，打腕拿手护，把手打肿。因为这年又到秋后了，大姑娘就说：“你快走吧！不用你了。”我记得以前俺娘嘱咐我：“好生做，秋后还不给你一篮子地瓜。”这时我就等着。大姑娘又说：“你还等什么，还有什么事？”我一句话也没说出来，就走了。

四

娘来家哭，我和兄弟也哭，走路也饿得走不动。保长又当了庄长，天天来逼咱交上二升麦子，好给国民党汉奸队拿捐。娘对他说：“吃饭的勺子都卖了吃了，那里去弄二升麦子？没有。”保长说：“还说没有，那个人还不卖了她？”他用嘴指指我。

娘对我说：“你姐姐有婆家，你也快去说个婆家换点地瓜干！光雇给人家哪里是家，说个主也是个家。”我知道童养媳子不好当，俺姐从小口甜，会说话，不象我一句软话不说。她

也没少受罪，当童养媳，回家来五天，就哭五天。我对娘说：“我不要婆家，我不去。”

接着四五天没捞着粮食吃，下了大雨，又不能下坡去拔草，满门家子五六天吃了一个方瓜纽子。保长又来催捐，他说：“说婆家不去，还是饿的轻了！”

托人到隔俺庄二三十里路的庄子去说。人家说：“俺不要，饿的光剩了骨头架子，那点小人还能做营生？死不了就是好事；少换两个吧！”换了二升麦子，九十元。二升麦子交了捐，剩下的九十元买了十一斤地瓜骨轮，吃了几天。

娘说：“吃一天咱娘们在一天，吃没有了，我死了，你去逃命。”我和兄弟挖来菜，做上一锅，搁上五六片地瓜骨轮，大锅里光是菜。保长又来望了望说：“还是没饿着，十天掀不开锅你看去不去？”我不愿去，哭。我的一个叔也过来说：“叫她去吧！就是叫她死也得快一点！”娘就擦着泪说：“我把她送去吧！”

没有衣裳，穿破布条子，露着肉。俺娘两个啦了一路哭了一路。娘说：“我有一线路也不愿送你去。”到了那里，见了公婆学着问了好，接着就叫我推大磨，娘坐在当门里看着；这么点子人，顶着一个大磨转不动，娘走了。

这家有四五个闺女，都是国民党汉奸队的老婆，小五也说给司令部的副官。她们拿着扇子耍一天，进蚊帐。我天明推到天黑，是给汉奸队推给养。我推了三年大磨，挣的粮食变卖成东西都给了她闺女。一天推四五盆粮食，上碾去压了地瓜骨轮，拿水泡了再切，一天一大罐加到粮食里；天不亮就又淘了再推。上磨就哭，一面推着、哭着，就打盹。粗了嫌有渣子，细了不行。上磨哭到下磨，推完了就接着烙煎饼，一天烙四十